

南国诸君

NAN GUO ZHU JUN

黄慧星

著

HUANG HUIXING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说 系 列

南国诸君

NANGUOZHUN

黄慧昆

HUANGHUIX

长江文艺

(鄂) 新登字 05 号

南国诸君

黄慧星 著

责任编辑：赵国泰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咸宁地区机关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4 印张：7

版 次：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50 千字

印 数：1—1000 册

ISBN7—5354—1506—7/I·1159

定价：10.50 元（简精装）



作者简介

黄慧星，女，1970年出生于湖北通山县港路雨山村，因受父亲熏陶，自幼爱诗好文。1987年高中毕业，读过医学院，后走上弃医从文的道路。1990年于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一本个人诗集，继而陆续发表一些诗歌和短篇作品。1992年开始第一部长篇小说《南国诸君》的创作，经过几易其稿，至1996年春最后把它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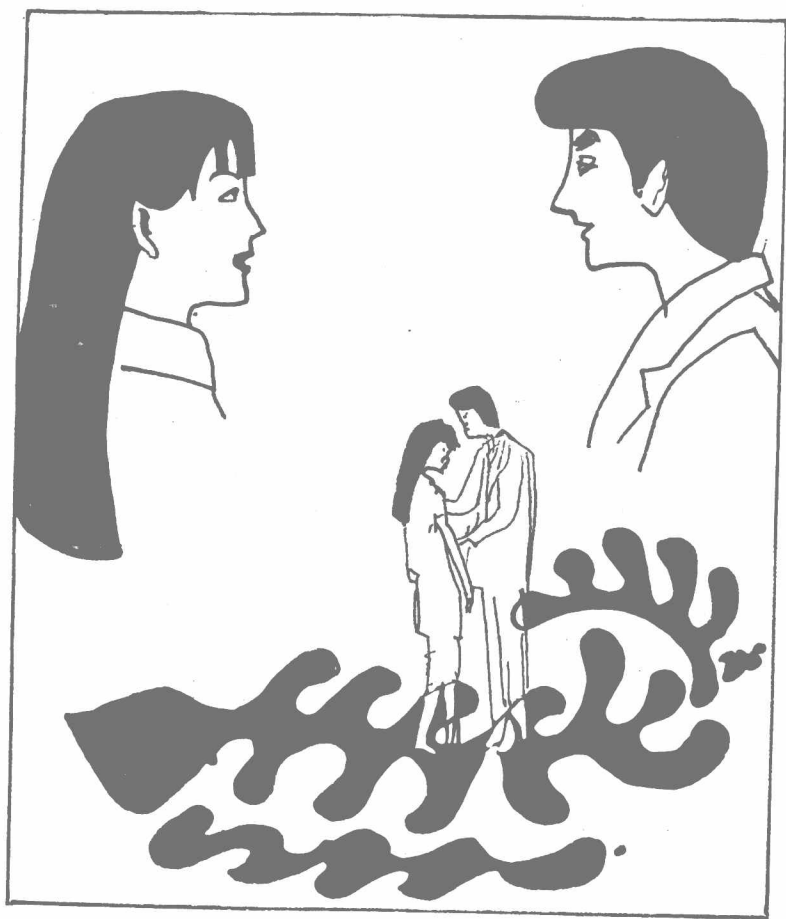
“阿星，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对你说，我对你的爱永远也不会改变！”立平不由分说地捉住我的肩。



“我说了，阿星，帮助你是我无法改变的心愿”。王平在电话的那一边低沉而有力地说出了这句话。



“阿星，如果你非要自卑不可的话，那么，你给我去读大学，读完再参加工作，这该可以吧！”阿廖带着火气重新走到我面前。



“阿星，看着我的眼睛，它告诉你我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那就是，只要有我在，你生活中出现的苦难就会由我来承担。”徐潮定定地凝视着我的眼睛说。

目 录

第一章	桂林之旅	(1)
第二章	意外情缘	(21)
第三章	南方遭遇	(41)
第四章	阿廖与王平	(69)
第五章	徐潮的出现	(105)
第六章	梦见玫瑰	(133)
第七章	风雨重逢	(155)
第八章	新婚之夜	(171)
第九章	情了未了	(198)

第一章 桂林之旅

永远怀念你们/曾经爱过我的南国诸君/虽然我们已经天各一方/但我相信/每在夜深人静之时/我们都会/默默把对方回想/热泪涌满心房/

那一年，高考落榜的我，像一只落伍的雁，在内地秋风渐起之际，扑闪着受伤的翅膀，一路呜咽一路歌唱着飞向了南方。

我到了桂林。

桂林有我的舅舅，我希望他帮我找个工作，我想挣些钱再去读书。

我按地址找到舅舅家，这是一栋很漂亮的房子，舅舅条件很不错。

开门的女佣将我带到客厅与舅舅见面。

我只见过舅舅一次，那时我才八岁。

“你是我甥女？你从湖北来？快，阿珠，快帮她放好背包，去泡茶！”舅舅站起来喜不自禁地上上下下打量我，嘴里连声地说：“真像我妹子，真像我妹子！”

“哟，来了个外甥女，像见了神仙一样高兴呢，我倒要看看！”说话间自里房走出一个四十多岁模样的女人。

我急忙迎着她看去，我知道这是后来的舅妈，这一看不打紧，吓得我的肩膀直颤抖起来，我从没见过这般寒光直射冷气逼人的眼神。

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小步。

“甥儿，别怕，别怕，叫她周妈就行了，她是这个脾气，你慢慢就会习惯的。”舅舅给我一个安慰的眼神。

“什么？你说什么？你说她慢慢会习惯的，这样说来，你打算让她在这里住下来？好哇，那干脆让我儿子也住进来，多一个不如多一双嘛。”周妈恶狠狠地看着舅舅。

“周璇，你不要胡来，你那个吃喝嫖赌、放荡不羁的儿子能与我的甥女相提并论吗？我不是没帮过他，他屡教不改，想一味地包庇他，那是不可能的，让他住进来，别把环境污染了！”舅舅义正辞严地反驳。

周妈气得脸色灰白，一双眼睛睁得像铜铃一般圆，她几乎跳起来指着舅舅的鼻子说：“好哇，姓金的，你瞧不起我儿子，你嫌他坏，你的甥女很好是不是？冰清玉洁是不是？既然如此，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让我儿子跟你甥女配到一起，不就学好了吗？这样的好事……”

“住口！”舅舅气不可耐地大喝了一声。

我被惊了一跳，被舅舅这声大喝，被周妈这般模样，被眼前这副情景。我实实在在被惊了一跳！

“姓金的，我跟你也过了几年日子，好歹也算这个家庭的主

人，我有权利说话，你大可不必在我面前气势汹汹的！”周妈也吼了起来。

“周璇，说句公道话，有阿珠作证，我什么事没有依过你？你一味的无理取闹，我实在忍无可忍。我当行长这么多年，没有哪一个职工说我坏脾气的。现在我也不想与你吵，让我甥女好好歇歇好不好？她坐了一天一夜的车，够辛苦——。”

“说来说去，你是为了她！我可告诉你，打发她两餐饭倒罢，但要让她留下来是不可能的！”

“那是我的事，不用你管！”舅舅气愤了。

“说得轻巧，不用我管？那好，我也去把我儿子叫进来，你一视同仁我就作罢，否则，鸡犬不宁是你自找的。哼，穷山沟里的人出来投靠你为了啥，还不是冲你的这些财产打主意来着？”

“砰！”的一声，舅舅一掌拍在茶几上，玻璃杯滚到地板上摔个粉碎。

“舅舅！”我悲哀地叫了一声，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快要掉下来了。

“好，拍得好，我也不是好惹的，干脆我们热热闹闹地给你甥女一个见面礼，以前你赶我儿子出去也是这样的！”说完，周妈扬手就把桌面组柜上的东西一气乱砸。

“住手！你住手！”舅舅又跳又吼。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瓶瓶罐罐纷纷碎裂声，周妈毫无畏惧，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被惊呆了，阿珠也被惊呆了，舅舅气得筛糠一样颤抖了起来！

愣了愣，我很快作出了决定，在一阵短暂的思想斗争过后，我抓起自己的提包，冲舅舅说了一句：“舅舅我走了！”我像逃一样奔出门去！

“甥儿！甥儿！”

“不要管我！”我头也不回地奔远了。

那一年我才十七岁，我开始孤独地去闯世界了。

走了很长很长的路，找了很多很多的单位，他们都不需要雇工。

最后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走进了这家服装厂，在厂长办公室里，老板审视着我问：“你会车衣吗？”

“不会，但我可以学。”我恳求地说。

“不行，我们不想雇一个生手。”他冷漠地摇了摇头。

“那，让我干些杂活可以吗？累些脏些都无所谓。”我的恳求变成了央求，此时我已走投无路，生存问题在威胁着我。

厂长重新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我，半晌，才缓缓地说：“你不是一个粗人，杂活不是你干的。”

这么说他是不可能雇我了，我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起来，何去何从，路在哪里呢？

失望和茫然使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的心在沉沉下坠，沉沉下坠……但我咬了咬唇，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往门外走去。

“回来。”他突然喊。

我怔怔地回过身来看他。

“你是哪里人？”他突然问。

“湖北。”我轻轻回答。

“你为什么来打工？你为什么不去读书？”他定定地看着我说。

“我不幸运，高考落榜了。”我微微地低下了头。

“你跟我来。”仅仅一句话，他带我坐进了他的车里，他告诉我，他要送我去给一个酒店经理的女儿当家庭教师。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别无他路。

来到一栋小洋楼门前，只见一个六七岁的胖女孩正在围栏内的草坪上玩。

厂长带着我径直来到二楼的客厅，里面一个约摸三十四五岁，仪表堂堂的男人正要出门。

见到服装厂厂长，他马上迎着他寒暄请坐，看到厂长身后的我，他一时愣住了。

“你不是要找家庭教师吗？我给你带来了，你看怎么样？”厂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酒店经理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然后面色和蔼地问我的籍贯，学历，爱好和家庭情况，我都如实回答了。

“我姓李，女儿叫霞霞，一出生时就没了娘，性情暴躁难驯，读书又不热心，先后几次请了家庭教师都被她气跑了，真拿她没法。能不能教好她，现在就看你的了。”说完他给我一个鼓励的目光。

“李先生，我虽没有超人之处，但我愿下更多的功夫。”我坚定地回答。

“我每月付你三百元月薪，以后教好了她，我另有重酬。”他爽朗地说。

“谢谢。”我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这时，服装厂厂长要起身告辞了，我衷心地对他说了声“谢谢”，李先生也拍着他的肩表示了感激。

就这样，我做了霞霞的家庭教师。

“又来了一个家庭教师，烦死了，讨厌！”小女孩一进门便气鼓鼓地瞪了我一眼，一扭头朝她的卧室跑去。

我愣住了，李先生也显得很尴尬。

“阿星姑娘，真对不起，这孩子就是这脾气，请你别见怪。我一心忙于事业，没把她带好，现在心中非常内疚，想尽办法来弥补，要让她得到最大的爱，最好的教育，这是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他目光炯炯地看着霞霞的卧室门口说。

不由自主地，我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冲动，肩上倏然一沉有如重担在身。这时，带好这孩子，不仅仅是月薪和那重酬的诱惑，还有一种说不明白的责任感。

经过对霞霞的分析，我觉得第一个步骤不是教她的功课，而是让她变得乖巧听话，不与我隔绝。

于是，在李先生要请女佣来帮我料理家务时，我谢绝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希望我能以艰苦朴素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引导霞霞的心灵，要想收获是必须挥洒汗水的。同时，我建议李先生晚上在酒店住一段时间，让这栋房仅仅只有我和霞霞，以便我更容易与她接近起来。

李先生爽朗地答应了。

首先我住霞霞隔壁这间房，但我不打算永远与她隔一堵墙，我会想办法将她吸引过来与我紧紧靠拢的，我会用我的真情将幼

小的她引上美好灿烂的人生。

在我心中，这已经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我们的筹划下，李先生打个电话回来告诉霞霞，他要很晚才回来，叫她先睡。

霞霞摔下电话，气呼呼地冲进她的卧室去了，房里亮起壁灯。

我随后跟了进去，站在门口一看，只见房里布娃娃大熊猫东倒西歪地仰着几个，衣物这里一件那里一件地甩着，被窝在席梦思上揉成一团，五花八门的工艺品零散地堆在组柜里，给人的感觉好乱好乱。

“你来干什么？出去！”霞霞气鼓鼓地瞪着门口的我，突然抓起床上的枕头就向我扔来！

好厉害的女孩！我接住枕头正要进房去，冷不防她又抓起一只大熊猫扑面扔来，我一个趔趄几乎栽倒下去。

“霞霞，你听我说……”我毫不气恼地走向她。

“我不听，你出去，不要你进来！除了我爸爸，谁也不可以到我房间来！”她扯着嫩嗓子朝我喝斥，一件接一件的东西直扔过来……

我被迫退了出去，我明白我走到她身边去，不仅仅是要跨过这扇门，而且还将有相当的一段路程。

来到客厅，碰上从外面开门进来的李先生。

“阿星，我回来看看情况，她一定又伤了你的心是不是？”他忧虑地看着我。

我若无其事地笑了笑。

“算了，阿星，你休息去吧，以后慢慢来，她的脾气太坏，真够你受的。”李先生关切地叹了口气。

“不要紧，李先生，我皮厚，不怕刺，总有一天她会接受我的。”我笑了笑。

这时，李先生很专注地看了我一眼，忽而轻轻地对我说：“阿星，我发现你很特别。”

“是吗？”我认真地反问了一声。

“是的，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也许以后的感觉会越来越深。”他很认真地回答，接着又说：“有你和霞霞在一起，我可以放心了。”

“谢谢你的信任，李先生。”我陡增了信心。

稍坐一会后，我劝他去休息。

“那你也注意休息，别操劳过度。”李先生关切地叮嘱，然后他离开客厅去休息了。

时钟，在客厅的墙壁上走得沙沙作响。

夜渐渐地深了，城市的喧嚣，渐渐地平息了。

霞霞的房里寂静无声，看来她已进入了梦乡。

我拧开房门缓缓地走了进去，我轻手轻脚地清理室内零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把它放整齐，这样看起来爽目多了。

霞霞是斜躺在床上的，仔细看去，竟发现她脸上有星星点点的泪痕。

我不禁怦然心动，情不自禁地，一股深深的怜爱涌上心头，我有些说不清楚，这股怜爱里面，所包含的不知是姐妹之情，还是母性的爱？我对自己感到吃惊了，我竟然对这个非亲非故的女